

吳岸詩作評論集



曾榮盛編

关东诗作评论集



曾荣盛编

封面题字：黄乃群

吴岸诗作评论集

编 者：曾荣盛

出 版：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

101, Jalan Hujan Emas,

Overseas Union Garden,

58000 Kuala Lumpur.

印 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No.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资讯部

初 版：1991年 5月15日

定 价：马币 \$10.00

编者前言

曾荣盛

八十年代中期，诗人乌斯曼·阿旺提倡各民族文学交流，促进国民团结，以抗拒种族两极化的趋势。而在各族文学交流的有形活动中，可说以各民族诗歌朗诵会办得较好，最为见效。

当时，我也参与诗歌翻译之工作，将马华诗作译成马来文，通过朗诵会，或文艺刊物介绍给友族。说实在的，在选择马来诗歌时，也面对一定的问题，譬如，有些好的诗歌因翻译技巧上的难度，译不成而遭割爱，有的诗歌虽比较容易翻译，但内容贫乏苍白，或艺术性不高，不予考虑。在我选择的诗歌当中，以吴岸的作品最多，较后也付梓出版，书名为《鹅浪江》。

和吴岸认识，是诗缘。是他的令我在年轻就看上的《盾上的诗篇》，使我注意他；是他担任我服务的团体的文学出版基金诗歌组评审委员，使我有机会接触他；也是我因为为了译好他的诗歌，在理解上有问题时请教他或与他切磋，使我对他和他的诗歌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译诗的过程中，我详细研读他的诗歌，还特地翻阅别人对他的诗歌而写的评赏或评论的文章。

重读杏影为吴岸的第一部诗集《盾上的诗篇》的序

言——《拉让江上的诗人》，我不得不佩服已故杏影先生先见之明。他在三十年前的期待，似乎早已看到吴岸的诗笔能为「地上的我们以安慰和鼓励」。

方修为吴岸第二部诗集《达邦树礼赞》作序时，给予他的诗歌很高的评价，并肯定这本诗集是「形式与内容两皆上乘，结合得好的诗集，才能使到大家欣然终卷，感到真正获得一次艺术观赏上的享受」。再读这篇序言时，我不但也有同感，并加速了我译成吴岸的诗作。

乌斯曼·阿旺在吴岸诗集《鹅江浪》（马来文译文）的序文中的指出，吴岸的诗歌体裁丰富，主题明确，语言细腻优美，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人深思及品赏字里行间的诗意。乌斯曼·阿旺是我国马来诗坛的顶尖人物，凭诗人敏锐的诗感，直觉地形容吴岸为经验丰富和才华洋溢的砂劳越诗人，最善于将诗的主题和形式结合的完美。

以上三位资深作家为吴岸诗集所作的序言，可以说都是经详细阅读吴岸的诗歌后而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其实，越是细嚼吴岸的诗歌，越能体会出他的诗歌造诣。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吴岸素未谋面而远在西德教授中国诗词的陈月桂博士，写出了《经验的波浪》——论吴岸诗中由中国与西方传统所构成的独特构思，这篇很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论文。

《盾上的诗篇》的出现，奠定了拉让江诗人吴岸在马华诗坛的地位。随后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诗人被禁在一亩天地里，庆辛诗人没有丢掉诗笔，依样保持诗人的本色，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的生活中有诗。

于是如此，他终于携着《达邦树礼赞》重步入诗坛，风采犹胜当年，引人注目。

自此以后，国内外有不少人为文推介、剖析或评论吴岸的诗歌，长长短短不下五十篇。我想，如果能将其中较有份量和见地的佳作编成书出版，这对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写诗的吴岸，无不是安慰和鼓舞，也是诗人总结创作经验的珍贵资料，并且，还可以让爱诗的人或学诗的人进一步研究认识吴岸的诗作。

同样的，有些马华资深作家如韦晷、方北方、吴天才等的文学作品所获得国内外文艺界评论的文章，为数也不少，我认为，如果能加以精选出版，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对于作家个人或马华文学整体都有其积极的影响。

今年四月，我从诗巫特地乘快艇渡拉让江（即吴岸诗中所称鹅江）到古晋，欲想实地观赏鹅江浪，看「马来母女俩坐在浪峰上」的奇景，结果这个镜头并没有出现而感到失望。突然，我想到大约是在两年前，将有关他的诗作的评论文章收集成册出版，什至还提议将陈月桂博士的论文《经验的波浪》译成马来文，后因迟疑和事忙，都没有付诸实现。这时，我仿佛看到吴岸的诗歌是载着那马来母女俩的船儿，那浪峰不正是吴岸诗歌的评论文章吗？

抵达古晋，见到吴岸，毫不迟疑地告诉他，等我回到吉隆坡就出版《吴岸诗作评论集》。

写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目录

■ 编者前言

- | | | |
|----|---------------------------------------|-------|
| 1 | 拉让江畔的诗人
—— 序《盾上的诗篇》 | 杏 影 |
| 17 | 吴岸著《达邦树礼赞》序 | 方 修 |
| 23 | 一个马来西亚诗人的歌唱
—— 《达邦树礼赞》读后 | 古 剑 |
| 38 | 诗与蒙太奇
—— 吴岸诗集《达邦树礼赞》
读后感 | 林 臻 |
| 45 | 深意、深情诗外传 | 林 臻 |
| 50 | 感情真挚。风格新颖 | 方北方 |
| 58 | 经验的波浪
—— 论吴岸诗中由中国与西方
传统所构成的独特思想 | 陈月桂博士 |

77	序吴岸诗集《鹅江浪》 马来文译本	乌斯曼·阿旺
88	赏读吴岸的现代诗	潘亚曦
99	试析吴岸诗歌中的哲学意识 —— 读吴岸诗集 《达邦树礼赞》札记	潘亚曦
104	在拉让江水的激荡中诞生的诗	王振科
111	评吴岸诗集《旅者》	钦 鸿
115	分析吴岸的「鹅江浪」	刘衣谷
118	分析吴岸的「华灯」	刘衣谷
122	一首典范的诗 —— 《达邦树礼赞》选谈	差 它
126	时代的判决 —— 《达邦树礼赞》选谈	差 它
128	吴岸的《我何曾睡着》	碧 骅

拉让江畔的诗人

—— 序《盾上的诗篇》

杏影

吴岸先生的这一本诗集有很清新的气味，像这样的诗的集子在南方还不多见。或者是因为我个人能读到的当地的诗人的集子不多，所以会这样觉得。不过，我也敢放言，像《盾上的诗篇》里面的这些诗作，即在南洋用华文写作的诗人的作品当中，也得算是好的一本。

吴岸先生生长在砂劳越，据说，他现在还不过是二十岁左右，但他显然是有一定的创作经验的。这部诗集里面的诗的语言都很突出新鲜，但却一点也不艰深，因此其所表达的情感也就亲切动人。这似乎正符合了许多大诗人都同意的对于诗的要求：写诗时所用的语言，必须像说话时那样的直接而自然，能够这样写诗的人会写出好诗。

一位往昔的文艺批评家(Coleridge)曾经这样说过：「散文是字句的最佳的排列，而诗则是最佳的字句的最佳排

列。」这句话，其实是太偏重了技巧方面。真正会叫人读了感动的诗，却不在它的排列技巧，而是它的内容。有优美的诗的语言是重要的，但一首诗是否传达了实在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这点更为重要。

诗人必须先有生活然后才有诗；感人的诗必须是有感人的生活的诗人才写得出来。密尔顿（Milton）说：「那些想把诗写好的人，他自己还先得是一首真的诗。」那要为英雄写诗的人，他自己先得是一个英雄。会写诗的海涅不希望别人把他看做是一个诗人，而只希望有人在他死后能在他的棺材上放一把剑，把他当做一个为人类解放和自由而死了的战士来纪念他。

所以，用讽刺或什至是冰冷的眼睛来看世界、无意为人类的事业献出一份热力，只是在苦心拼凑诗的人，他的诗是读不下去的；即令拼凑得怎样好，读起来也只会使人感到空虚。

吴岸先生的诗显然就是他的生活；这生活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在这里的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在一道生活，在一起读书，在一道旅行或郊游，所曾经经验过的：

（一）

我们在夜里寻找最亮的星，
它们在笑，老对着我们微笑。
四周尽是树林；绿绿青青，
晴空却蓝得平凡，
我们只想看看大海的广阔，那永生的蓝。

在椰园里艰难地与群蚊一夜周旋，
互相埋怨，不该来这鬼地方旅行；
幼稚的误会，我们流泪，
用舌尖舔舔唇边，
味道总带点儿咸。

我们害羞，我们的身体，
丑得像刚长粗毛的雏鸟，
邂逅了「女神」，就自以为是诗人，
一阵笑声，笑声里半遮半掩
各自心底的秘密。

然后来了一阵大风，未来生活的呼唤，
十个手指紧紧的握在一起，
完全不感到难过，不，不如说感到欢畅；
仿佛把希望的种子撒进希望的泥里，
在深夜时分，我们分离。

大海呵，你的波涛汹涌，
水是这样蓝，水是这样蓝，
味道又腥又咸。而我的泪，
味道是那么苦、
味道又是那么甜。

有时，在生命的绿叶上，
偷偷爬着寂寞的虫，

生活叫人在夜里张大着眼；
喂，饥渴的心脏，不要让它乾枯！
我于是到胶园里沾点野露。

碰！铁门大力的被关上，
静下来，只有皮鞋咯咯在响，
这一切都新鲜，
夜里有幌动人的人影。
白昼的巷角挂着黑眼镜。

而星星夜夜微笑，
 闪着 we 童时的旧梦，
你在何方？
 没有在生活的乱石中摔伤？

今夜，我们重又会见，
你的眼里泛着大海的波涛；
我们一开口，我的声音显得又低又小
我们一握手，我就被你在手里面。
悲伤吗？不如说感到欢畅。

（吴岸：「成长」）

(二)

伸出火烈的手，远远，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紧，
什至彼此也没有见过一面
但是对方一定有着焕发的脸，
在彼此想像的明镜中。

只须想想看：第一个笑脸跃动了，
于是许多开放的蓓蕾出现在许多脸上，
眼睛，永远闪着光芒，不论你的眼睛多小。
嘴唇永远想动，不论你多沉默；
黑短的粗发，粗大的黑辫。

健康的热带的褐色，热情，愤怒，
播了种的心的奔腾；
伊士曼七彩的理想。
虽然太过夸大了的社会责任感，
到处，到处，我们碰见。

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躺着白纸，
提防着一丝污尘，一只苍蝇，
在污尘与苍蝇横飞里
写下话语：激烈，泼辣，幽默，锋利，
每一个人都向同一个老人学习。

我爱祖国更什于情人；
辉煌的时刻一定要来临；
而一切的悲哀只是暂时的……
星星一般的幻想呵。

我们的痛苦尚无苍芒的血影。
我们的生活还充满幼稚 —— 你我都感到，
然而，我们要迎接血影和成熟的生活，
我们这样想，这样说，绝非「车大炮」，
晚间八时未到，我们不放炮。

奔走在拉让江畔的人，
你们此时正在做什么呢？
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无形的巨掌，
啊，兄弟，朋友，我们正游泳
在书本与群众之浪涛里。

黑夜，我走过一条偏僻的路，
一幢破屋露着昏黄的窗
一位青年正在屋里默默的写字。
微小的孤灯，明亮的孤灯，
桌上笔下的白纸，尤其发光。

我明白他在寻觅着愤怒的诗句。
「朋友，你在努力吗？—— 但愿这夜里
有一万颗心在明亮的灯旁跳动。」

我低沉的说 。蓦然，小屋的门大开了

「正是，朋友，欢迎你进来！」

（吴岸：「朋友」）

我们知道，在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南方，一个正常的青年孩子，都是这样的在成长着，这样的在交朋友。彼此之间，有时候很亲密，有时候也会气恼；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有时候又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是；有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勇敢，肩上挑着整个社会的责任；有时候他们又会觉得很无能，连一首诗都写不好。吴岸先生只是用诗的语言讲了一些他很熟悉南方的儿女的心情和故事给我们听，而这些故事也是这些年来在马来亚，天天在学校里，在椰林里，或是在海岸边有过的。

在这诗集里面，一共只有长长短短的诗二十多首，但每一首都是纯洁的感情的非常自然的流露，或是歌唱正直光明的事物，或者是写下了他对乡土砂劳越的热爱。在过去七、八年中，作者大概是写了很多的诗，这些是他自己挑选出来的一部份。在这本集子里面只有几首，好像「第一次飞」，是在一九五五年或五六年（？）在「文风」上发表过，其他大概都是在砂劳越出版的一些刊物上发表的。马来亚的读者恐怕是少有机会读到过这些作品。这诗集里有一些诗，初读时并不觉得怎样，待读第二遍时，才会觉出这位年青的诗人的写诗技巧的成熟。真正好的诗是会越读越觉得好的，像一位现代的

名诗人(Robert Frost)说过，「读它一百遍，你也不会觉得它会丧失新鲜」。的确就是这样的情形。以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爱冯至先生早年写的十四行诗，但初读时也并不觉得怎样，如今再读了无数次，有些几乎可以背诵之后，才觉得那诗真写得耐读。吴岸先生的有些诗也是这样的。我试抄下几首我读了多次之后愈觉得喜爱的诗：

(一)

在这里，被万水千山隔截了的土地，
我们无数次唤着一个人的名字。

你今年二十二岁了吗？——正好，
总之，我们都一样在想念着，
一个在你诞生时逝世的老人，
想念着他的伟迹。
对着那庄严的典型的胡髭。

虽说千山万水；或者万水千山，
这一切都无关系，
遥远的历程使他的名字，
闪烁着旭日的光辉，海洋的光辉，
而且隔了二十一年，荣誉增加了二十一倍，
而且，到了一百年，荣誉要增加一百倍。

(吴岸：「荣誉」)

(二)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
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
你不知经验多少幻灭，
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

我永久怀着感谢的深情
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
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
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

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以外 ——
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
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险的行程，
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冯至：「十四行集」一九四一年作)

上面的这两首诗写的人不同，但都是为了想念同一个人而写的；写的时候，诗人大概都是面对一张像片——一个有一撮「庄严的典型的胡髭」的老人，这位老